

任弼时

10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任弼时又在《真理报》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并且,任弼时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

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同时,任弼时还积极、高效地将世界信息及时反馈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与分析。

1938年秋,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西方帝国主义虽同情中国抗战,但为维护其在中国的原有利益,企图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日本的妥协,搞远东慕尼黑。对此,任弼时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研究组,搜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次年6月,毛泽东即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在完成上述主要任务的同时,任弼时及时地发现,认真地调查,负责地解决了陈郁等被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排挤、打击的干部的工作与生活。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回国。为了回国后工作的便利,任弼时不得不将1938年底生于莫斯科的小女儿任远芳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2月25日,任弼时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及陈郁、师哲等同时离开莫斯科。

此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派代表团到共产国际。渐渐地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说法是,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上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的政策,任弼时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

延安辉煌,全力协助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央委员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一行平安抵达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邓发、李富春、博古等的热烈欢迎。

从此,任弼时开始直接协助毛泽东的历程。

1940年3月底,任弼时开始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受命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这时,延安集中中共中央留守部队及边区地方政府三大系统于一身,却缺乏统一机构与管理,难免出现协调困难,各行其事影响工作效率。

任弼时立即着手建立统一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办公厅,并亲兼办公厅主任,调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办公厅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建立了行政、供给、财会及文档保管等各种制度,明确了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中央、部队及地方三大系统工作协调动作,逐渐走向正规化。此后两三年中,任弼时进一步调整各部委领导集中办公于杨家岭一带,各单位内部工作也逐渐正规化。

5月,任弼时开始党的七大筹备工作,除亲自勘察大会会址,最终选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外,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审查代表资格。

自1940年5月29日始,他主持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直至1941年4月,每隔一两星期召开一次,先后召开了20余次会议,审查了252名代表。这年9月下旬,任弼时又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

这时的边区,经济上面对着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政治上面对着根据地建设中一系列民主政权建立与完善的问题,需要制定大量的政策条例。为此,1940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任弼时为首的政策委员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结经验,制定出劳动、土地、军事、文化教育、锄奸,三三制政权、财经、经济等各项政策条例。

(207)

别人一提到涟水战役,就神经过敏地以为别人有意揭他们的疮疤。郎诚刚才反映出来的这种情绪,正是他们思想情绪里消极因素的暴露。对这些内情细节,梁波比当事人沈振新和丁元善看得似乎更清楚。在偶然的场合或随意的谈吐里,从沈振新身上,也能够察觉到一丝两缕消极情绪的痕迹。和沈振新在一个月以前那天吃酒看棋的时候,沈振新说的那句话:这个军的工作得靠你咧!就使梁波感觉到沈振新的心情里有着一个暗淡的影子。作为军的党委委员和军的指挥员之一,作为沈振新的老战友,梁波确定自己要担负为沈振新和丁元善所没有的这份责任:帮助沈振新和丁元善消除干部们和战士们的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心理情绪,尽他的最大努力,使这个军在战争中建立功勋,得到荣誉。

梁波焦虑的,是怎样以最低廉的代价,胜利地消灭吐丝口的九千个敌人。他认为这个军的战斗力是强的,消灭这九千个敌人,可以拍胸口一手包干;但还得使这个军的指战人员尽可能地少流血,少牺牲,不打消耗过多兵力的胜仗。这样,梁波认为对敌人的侦察了解工作,就非常重要。他对洪锋已经汇报的两个俘虏口供的材料,表示很不满足。光是知道敌人有一个师部、三个步兵团、一个榴弹炮团,师长、团长姓什么,名字叫什么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明了敌人的政治、思想情况,部队特点和工事设备,兵力和火力配备等等具体细节,才能够进行更有效的战斗攻击。

俘虏兵还说些别的什么?梁波向洪锋问道。

嘿!这个敌人骄傲得很哩!俘虏兵说,他们在济南出发的时候,他们的团长训话说,是下来扫荡的,共产党主力已经消灭,只剩下一些游击队!

俘虏的这段口供,洪锋似乎认为无关重要,梁波却感到很大的兴趣,赶紧地问道:这个团长的训话有意思!还说什么?

那个团长还说:跟游击队打仗,要在夜里。他们在济南演习过半个多月的夜间战斗,演习过成连成排的集团冲锋。洪锋想了想,继续地回答说:

还说什么?梁波的眼睛直望着洪锋,紧张地等候着具有新内容的回答。洪锋想了再想,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材料。

梁波以沉重的音调,警告似地说:敌人的骄傲,对我们有好处。反过来,我们骄傲,就对敌人有好处,对我们自己有害处。我们欢迎敌人来扫荡!来集团冲锋!你们意会到没有?敌人要跟我们争夺夜晚!夜晚向

来在我们手里,现在敌人要从我们手里夺过去。嘿!敌人不都是傻瓜笨蛋啦!我们要坚决保持夜晚的所有权,同时还要夺取白天的所有权!不能让敌人有掌握、支配时间的权利。沈军长不也常常这样说?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这两个俘虏兵供的这点材料,很有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这比一个连有几挺机枪,有多少人数等材料,有用得多!要好好地跟他们谈谈,弄点好东西给他们吃,要他们多吐一些这一类的材料。听说你们揍了他?可不能揍啊!

有一个给小广东在路上揍了两拳!小广东说那个俘虏在圩门口揍了他一拳,他一定要还他一拳,再送他一拳!洪锋笑着说。

你要告诉小广东,再揍,这个俘虏也要跟他一样,装哑巴!梁波把洪锋当作小广东嬉笑着说。

(48)



在一小阵笑声以后,梁波忽地又收敛了脸上的笑意,坐到桌子边上,拨拨灯草,眼光在郎诚、黄达、洪锋三个人的脸上轮转着,冷静爽朗地说:那个专员是一片好心!望我们打好仗。就算他对我们的本事不信任吧,又算得什么?打败仗不要怕人家说!首先,自己心里不要有鬼!我看,你们心里就有鬼!这个鬼不赶走,就还得再打败仗!跟谁赌气?你要刺那个专员两句做什么?要刺,刺敌人,刺张灵甫,刺李仙洲,刺陈诚、蒋介石!刺敌人也要用具体的战斗去刺,刺的时候还得刺到敌人的要害,不让他还手!不让他讨便宜!打过败仗,有什么了不起?古今中外,真正百战百胜的军队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失败的经验作为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我看,要照那个专员的话去办,扎扎实实地打好这一仗!野战军陈司令说过,我们要打一仗进一步!敌人不说要扫荡吗?我们就来个反扫荡!

(48)

第十二哥萨克团驻守在一块荒芜的沼泽地。白天偶尔朝那些在浅壕中来回跑的奥地利兵射击一阵,夜里就在沼泽地的保护下睡觉,或者打牌;只有哨兵们在监视着激战地方燃起的惊心动魄的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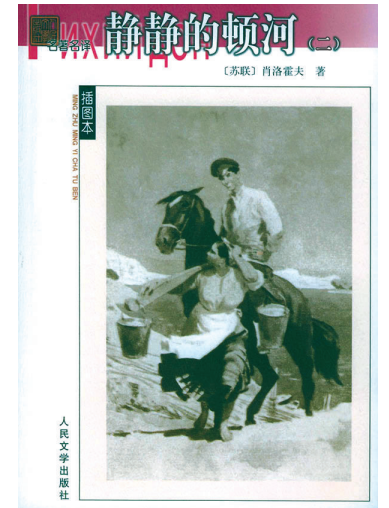
在一个冰冷的夜晚,当远处战火的反光把夜光照得通亮的时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走出土屋,顺着交通壕钻进战壕后面小山岗上那座像黑脑袋瓜儿上的灰发似的树林里,躺在空旷、芳香的草地上。土屋里是一片烟雾、恶臭,叶子的褐色雾气象带穗的桌布似的高悬在小桌上空,桌旁,八个哥萨克在斗牌。树林子里、山岗上,却吹着阵阵的微风,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飞鸟的翅膀煽来似的;严霜打过的野草散发着说不出的忧郁气味。黑暗压在被炮弹打得七零八落的树林顶上,夜空中,小熊星座的朦胧光辉正在暗下去,北斗星座横在银河旁边,像辆翻倾的、车辕斜翘起的大车,只有北极星在北方的夜空熠熠发光。葛利高里眯缝起眼睛,遥望着北极星,星星的寒光并不很亮,但却非常刺眼,使他的睫毛下涌出同样冰冷的泪花。

躺在这儿的土岗上,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从下亚布洛诺夫斯基村到亚戈德诺耶阿克西妮亚那里去的一夜;怀着刀绞似的剧痛想起了她。记忆绘出了被时间模糊了的、亲切而又陌生的脸形。葛利高里的心突然跳得非常厉害,他力图再现最后一次看到的那张两颊带着紫色鞭痕,痛得歪歪了的脸;但是记忆却硬将另一张稍微歪头的、带着得意笑容的脸推出来。你看她扭回头来,两只火焰般的黑眼睛挑衅地、充满激情地从下到上打量,

两片多情、贪婪、红艳的嘴唇悄悄倾吐着非常温柔、热情的话,然后又慢慢地扭过头去,黝黑的脖子上垂着两绺毛茸茸的卷发。他曾经特别喜欢亲吻这些卷发

葛利高里哆嗦起来。他仿佛觉得,有一瞬间闻到了阿克西妮亚头发上淡淡的醉人香气;他全身蜷缩在一起,张开鼻孔,但不是!而是陈积的落叶撩人的气息。阿克西妮亚椭圆脸变得暗淡,模糊起来,飘散开去。他睁开眼睛,把手掌放在粗糙的地上,眼睛一眨不眨地久久地注视着那棵折断的松树后面,天边的北极星,像一只美丽的蓝蝴蝶在原地飞颤。

一些不连贯的、零碎的记忆使阿克西妮亚的形象暗淡下去。他想起了和阿克西妮亚决裂以后,在鞑靼村家里度过的那几个星期;夜里--是娜塔莉亚的贪婪无厌的亲热,仿佛要竭力补偿先前那种处女般冷淡的欠债;白天--就是家人亲切的、几乎是谄媚的关心和尊敬,村里的人就是这样极端尊敬地欢迎他这第一个获得乔治勋章的人。葛利高里到处--连在家里也一样--都会遇到从一旁投来的尊敬的目光,人们刮目相视,好像不相信他就是原来那个葛利高里,就是以前那个任性、浪荡的小伙子。老头子们像跟平辈人一样在会场上和他谈话,见面时,总要脱帽还礼,姑娘和娘儿们都用毫不掩饰的艳羡目光,打量着他那威武的、稍微有点儿驼背的、穿着佩有挂在条带上的十字勋章的身影。他看得出,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由于跟他并肩走进教堂或到练武场上去而感到特别自豪。这付混着谄媚、尊敬、和赞美



等各种成份的复杂、灵验的毒药,渐渐地把他加兰扎在他心里种下的真理种子毒死,从意识中拔掉。葛利高里从前线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再回到前线去的时候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种从母亲的乳汁里吮吸的、培育了一生的哥萨克气质战胜了伟大的人类真理。

我知道,葛利什卡,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在送别的时候,喝了几杯酒,激动地抚摸着满头略带黑丝的银发,说道,我早就知道,你会出息成一个出色的哥萨克。在你一周岁那天就试验过啦,按照哥萨克祖传的习惯,我把你抱到院子里,你记得吗,老太婆?放在马上。你这个狗崽子,就知道用小手抓马鬃啦!那时候我就猜到,你准会很有出息,果真出人头地啦。

(197)